鮚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四

奉臨川先生帖子一

讀閣下朱陸諸編攷古最核持辨最長在不知者或疑其過於申陸而知者以爲未嘗有損於尊朱也愚攷會同朱陸之說今世皆以爲發源於東山趙氏然不自東山始也袁清容云陸子與朱子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深文巧闢淳祐中番陽湯巾民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

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是會同朱陸之最先者一也清容又云廣信龔君霆松發憤爲朱陸異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是元人之會同朱陸者然亦在東山之前二湯爲淳祐閒巨子使其書存必有可觀龔氏之書不知何等今皆無矣雖然四百年來爭此案者更勝迭負愚以爲皆非知道者也清容嘗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閒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既沒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清容生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幷可以

定陸子門人之衆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眞有得於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門人亦然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眞有得於陸可知夫聖學貴重於躬行而立言究不免於有偏朱陸之學皆躬行之學也其立言之偏後人采其醇而畧其疵斯眞能會同朱陸者也若徒拘文牽義曉曉然逞其輸攻墨守之長是代爲朱陸充詞命之使卽令一屈一伸於躬行乎何預雖然

原諸人之意欲爲朱陸紹眞傳也不知使勉齋廣平而在將厭惡之不暇必不引而進之其學之列則亦徒自苦矣明儒申東山之緒者共推篔墩而又有督學金溪王蕢弘齋著陸子心學錄在嘉靖初年閣下之鄉老也又有侍郎李堂堇山四明人也陸子粹言則出自臨海王敬所之手是亦所所當著錄者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二

蒙示陸子學譜其中搜羅潛逸較姚江黃徵君學案數倍過之後世追原道脈者可以無憾陸子之教大行於浙河以東顧一時稱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

祭徐文忠公誼也自言其見陸子實因文忠之力本公作文忠墓志言公以悟爲宗懸解朗徹近取日用之内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其外聊目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此文忠有合於陸學之實錄而宋史畧而不書今得閣下表而出之著已然文忠之爲陸學固也其竟爲陸氏弟子則書傳未有明文東發黃氏日鈔謂文忠見陸子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因令慈湖師陸子與慈湖祭文合然則文忠未嘗師陸子矣而年譜有文忠侍學之語恐未可據古人師弟之誼相從不苟故有展轉私淑而不害其爲弟

子者如胡文定公之於大小程子乃私淑之楊謝諸公之學又李文惠公之於朱子是也有及相隨從討論而不得置之弟子者如譙定之於程門又陳止齋入太學所得於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是也閣下於徐文忠公而下牽連書蔡文懿公幼學呂太府祖儉項龍圖安世戴文端公溪皆爲陸子弟子則愚不能無疑焉浙學於南宋爲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守其兄之學爲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爲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爲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

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會見陸子有問答見年譜然行之爲鄭監嶽壻少卽從監嶽之兄敷文講學而止齋乃敷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覿行之所著書大率在古人經制治術講求終其身固未嘗名他師也肖望亦爲其鄉里之學頃乎甫來往於朱陸之閒然未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徜以陸子集中嘗有切磋鐫厲之語遂謂楊袁之徒侶焉則譜系紊而宗傳混適所以爲陸學之累也愚竊悚然懼之至若羅文恭公點劉少保伯正李參政性傳楊漕使楫俱以集中偶有過從而遽爲著錄幷列文恭之子爲再傳之徒愚

皆未敢以爲然蓋此乃作考亭淵源錄者之失凡係朱子同時講學之人行輩稍次輒稱爲弟子其意欲以夸其門牆之盛而不知此諸儒所不受亦朱子所不敢居也前日於講席中數及南軒弟子至趙方閣下以爲趙方未必可指爲受業其今日之言亦卽閣下之意也伏惟閣下之書將以衍絕學而徵微言其所係非小願得獻其芹曝之愚而不以爲妄否乎豐宅之名有俊鄞人淸敏公稷之裔有贖孤女事見趙葵行營雜錄鄭溥之卽鄭湜閩人慶元黨籍之魁諸葛誠之名千能會稽人陳蕃叟卽陳武乃止齋從弟亦黨籍中人也其顚末有

別紙詳之而俱非陸子之徒餘者未能盡知容續攷答

再奉函丈不備

奉臨川先生帖子三

昨竊讀陸子學譜其於劉通判淳叟遺事尚似有未備者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不起可哀此耶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閒某近抵城闉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闉之語也朱子亦謂淳

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淳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攷淳叟年十七即為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於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愚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為事且令人從事於九容而弟子輩多

反之雖以高足若傳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草廬所作非齋稾集序稱淳叟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達不得久於親師有微詞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隆興事蹟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掀揭故生事是即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己爲莫逆交正己初學於陸子已而學於同甫已而又學於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於正己故及其狼狽也甚於正己則以淳

叟直爲僧而正已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爲誠齋所薦得預於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孰意其末造之遷喬入谷一至於此是又與石應之曹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於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竊謂本傳似不應畧此一節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四

讀陸子學譜至趙與懃袁韶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句東無不從之游者故其中不無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懃絜齋弟子則有袁參政韶即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譜於史氏二

相不錄而趙袁則裒然大書但與懃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覩其因求師之故自若雲遷居從學是慕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蓋宋史自嘉定以後凡甕國諸臣之傳皆缺畧不備顧與懃本末在全史中猶可參攷而見當史嵩之起復舉朝攻之是年正月侍御史劉漢弼卒四月右丞相杜範卒六月右史徐元杰卒物論沸騰直學士院程公許請究其事不報與懃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言與懃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乃詔殿中侍御史鄭寀改治而寀亦史黨事竟不白嵩之終

喪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史章琰監察御史黄師雍復進疏攻之而昴英痛劾與懲至於牽裾極言師雍又以葉閒乃與懲腹心與徐霖繼言之於是昴英攻去國鄭寀引周坦葉大有陳垓入臺盡擠師雍等是嵩之實爲黨魁而與懲又附嵩之之魁不特吳正肅公論沈炎爲與懲爪牙腹心甘爲搏擊已也本傳言其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歛之臣閣下疑其事無所徵按淳祐六年正月置國用所以與懲爲提領官九年九月詔與懲提領戸部財用置新倉積貯百二十萬石淳祐倉許辟官四人十一月詔與懲提領國用以資政殿學士領浙西安

撫使已而歷守紹興平江建康三府皆兼發運屯田等
使開慶元年二月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兼知鎮江又
帶總領財賦之任與憲之以計臣自見又何所疑其後
嵩之死灰已燼賈似道日張與憲復黨沈炎以斥吳潛
遂釀似道滔天之禍斯雖欲爲之辭而不能者也其一
時所相與協德者鄭寀周坦陳垓沈炎之倫莫非宵人
則與憲之生平可知矣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
化舊志并滎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爲與憲作傳至嘉
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憲元籍
青田永樂處州府志有與憲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

用而又言其尹京暫發擿有趙廣漢之風愚謂宋季之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者不過借此以逞其聚斂之威而已至袁韶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爲時相私人其見於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爲彌遠之黨似皆不嘗爲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之則有朱子之傅伯謨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與其退斯亦聖賢之所無如何也閣下以其爲慈湖之徒而爲之辭可以無庸矣宋史於陸子之學推尊未嘗不至四先生後如融堂蒙齋輩皆追溯其淵源而稱美之豈獨於與憲韶

而周內焉況與憲詔乃吾四明先正寧敢故爲深刻之論然公議不可泯也與憲之謚見於本紀故傳畧之亦非宋史之闕文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五

荷來諭以愚前所攷大愚呂氏官明州歲月誤會宋史之文因謂本傳止稱監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特詔改一年爲限終更赴銓改調夔州是大愚始終未赴明也即朱徽公與滕德粹書特以其有監倉之命故并及之愚重加攷索竊以爲不然深寧王氏作四明七觀載大愚爲司倉去倉

中涇祠是顯然有宦蹟可稽及攷大愚東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閒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尚猶可攷偶成數語柬季和并呈叔晦其詩有曰鄞江舊有船司空小江晚望江之東揭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氊氊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德粹同年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山記曰壬寅之冬逐祿海東距海六十里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

謝子暢自臨安至會於太白鄮山之陽刻日康炳道兄弟會於王季和家炳道名文虎弟蔚道名文豹皆東萊弟子李叔潤方居敬史丞相之幼子閒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於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溪龍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然則本傳所謂終更赴銓者乃監倉考滿別有新命而非謂期喪之闋蒙上文而言之也況大愚之赴銓也本傳言平園方爲丞相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在淳熙丁

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有曰對班在何時今日既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只收斂人主心念是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若德粹成進士即東萊卒之歲釋褐尉鄞者五年始遷鄂州教授則及見大愚矣斯事於先賢本屬末節不足深攷但在吾鄉文獻頗有關係故復爲縷陳之

答臨川先生問淳熙四君子世系帖子

楊袁舒沈四公之學皆出於陸子而楊沈則兼得之庭訓爲多文元公父廷顯以道學爲後進師舒文靖公嘗

受業焉自序其學謂南軒開端象山洗濯老楊先生琢磨攻錯嘗與朱子講貫又諮詢中原文獻於東萊而自序弗及獨以老楊先生與張陸並稱卽其人可知融堂作行狀曰公狀臞臞然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繩已甚嚴訓子弟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甚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甚切毫髮不自宥或至泣下陸文安公揭其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端憲公父錄官至簽書鎭東軍判官嘗從焦先生問學益私淑於程門者史忠定薦之於朝稱其鄉行可推士大夫信服與人交面規

其失退無後言有直諒風文靖公父𢼸紹興庚辰進士官通直郎見開慶四明志今志失載陸文安公常曰舒公溫恭足以儆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不詳其學所自若正獻公之父文則特博雅之士所著有甕牖閒評一書此四先生世系之可攷者至端憲弟名炳字季文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陸子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不就固窮終身是亦學譜中所當附傳者也

與鄭南谿論明儒學案事目

明儒學案閒有需商榷者愚意欲附注之元傳之尾不擅動本文也其有須補入者各以其學派綴之謹先具

數則如左

慈湖四傳弟子

楊文元公之學明初傳之者尚盛其在吾鄉桂文裕公彥良烏先生春風向獻縣朴其著也是爲慈湖四傳之世嫡宜補入遜志學案之前以後如劉御史安顏太僕鯨輩系統不絕今合桂烏諸公而錄劉顏莫爲之前矣

河汾學案

文淸受理學於高密魏范蓋魏姓而范名故字希文諸書皆同先生以爲魏純字希文別有一范姓者恐誤也純字與范字其形相近而訛此雖偶失攷據亦不可不

改正也

鏡川學案

楊文懿公講學不專主朱亦不專主陸深造躬行以求自得其所著五經四書私鈔皆不苟同前儒其大畧見愚所作鏡川書院記中鄞之儒者前則南山後則甬川文懿之行與之鼎足而著書更富宜爲立一學案

陽明子之道昌而五星聚室子劉子之道明而五星聚張

間徵君百詩曰嘉靖初年五星聚室司天占曰主兵謀而先生歸爲陽明之祥天啓時四星聚張先生以爲五

星而歸之蕺山之祥似嘗將此等語刪去弗子後人曰實則愛先生者也愚按百詩之言是也其後先生之子百家作行略又謂五星聚箕而先生之學案成愚亦嘗語黃氏嘗刪去之（陽明五星聚室之瑞出於董布衣石甫）

渭厓學案

王尚書阮亭疑渭厓不當入學案愚以其集觀之亦頗有講學語至其立朝則無論耳然渭厓頗詆陽明而學案取焉則仇侍郎滄柱謂先生私其鄉人者眞謬語也

史運使桂芳集

史惺堂集愚嘗見之其人乃猖者而解經多自用頗似

季長沙一流而又遜之學案未嘗及焉葢未見其集也可略撮其大旨補入

陽明永嘉弟子

王鶴潭以永嘉五峰諸公並傳姚江之緒不知何以不錄按先生固言陽明弟子多失落不備者五峰諸公朴學淳行不類龍溪之橫決然所造似亦未深附之浙中學案之後可矣

近溪學案

胡宗正是諸生學舉業於近溪近溪與之談易以為大有所得反從而師之其人後亦無所見胡清虛是門子

以有惡疾被逐遂學道近溪與之爲友謂宗正郎清壹誤也

陽明山左弟子

聊城王尚書汝訓諡恭介穆文簡弟子也年十三郎上書於其師以聖人之學自期其立朝甚剛正嘗撫軍吾浙愍曾見其集可附入穆傳也

忠端學案

忠端之名德更何閒然至其能舉繞朝贈策一事甚無足奇學案及之無乃反失之淺耶

吳霞舟學案

鄧潛谷分理學心學爲二因明儒薛王二派也說者巳病其支然理學心學在明儒本有此說霞舟語錄分道學理學似以道學爲躬行理學爲宋史儒林傳中人則益謬矣此語何可采也

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

南雷自是魁儒其受業念臺時尚未見深造國難後所得日進念臺之學得以發明者皆其功也兼通九流百家則又軼出念臺之藩而窺漳海之室然皆能不詭於純儒所謂雜而不越者是也故以其學言之有明三百年無此人非夸誕也惟是先生之不免餘議者則有二

其一則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年即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無我之學其一則文人之習氣未盡不免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留連於枝葉亦其病也斯二者先生殆亦不自知時時流露然其實爲德性心術之累不少苟起先生而問之亦必不以吾言爲謬過此以往世之謗先生者皆屬妄語否則出於仇口也當湖謂夏峯與先生自是君子惜其教學者不甚清楚此蓋有朱陸之見存故云然當湖之弟子其卓然可傳者安在并未見有萬公擇董吳仲其人者以是知輕議前輩之難也若謂先生以故國遺老不應尚與時人交

接以是爲風節之玷則又不然先生集中蓋累及此一見之余若水志有曰斯人生天地之閒不能一無干涉身非道閉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嘗資藥裹以是歎活埋土室之難也一見之鄭平子序有曰王炎午生祭文丞相其風裁峻矣然讀其與姚牧菴書殷殷求其酬答蓋士之報國各有分限正亦未可刻求也是可以知先生之所以自處固有大不得已者蓋先生老而有母豈得盡廢甘旨之奉但使大節無虧固不能竟避世以爲潔及觀其送萬季野北行詩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則先生之不可奪者又確如矣是固論世者所當周詳攷

覈而無容以一偏之詞定之者也先生始未見於予所作墓碑已盡矣惟是所以備他山之石者則本不應見之碑文故因明問而詳及之

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

榕村在

聖祖

世宗實錄中應有傳外間未之得見然實錄亦不甚詳於學術也榕村之學術即其相業可以想見倘謂其能推崇朱子足接墜緒則檮昧無知之言也巳榕村於明儒中稍立門戶者皆加力詆其於同里尤詆石齋具見

其語錄中其從弟廣卿嘗爲述其言曰石齋之人則經也其書則緯也予笑而荅曰君家相公之書其貌則經者其人則純乎緯者也廣卿失色而去榕村又言石齋雖遭大用豈足靖天下之亂予謂石齋風節有餘幹畧誠然不足但榕村承

眷之久所以補天下之治者幾何以是誚石齋得無有目而不見其睫者乎榕村大節爲當時所共指萬無可逃者其初年則賣友中年則奪情暮年則居然以外婦之子來歸足稱三案大儒固如是乎賣友一案閩人述之過於狠籍雖或未必然而要其曖昧之心跡至不能

自白於清議則亦約畧有悔德矣奪情一案有爲之辦
者謂前此崑山徐尚書深妬榕村之進用讒於
聖祖言雖不遽信然深被廉察由院長左遷匭使故榕
村懼甚不敢更乞歸但崑山雖忮愚謂
聖祖之時不應有此恐出榕村文過之口外婦之子其
一以遊蕩隕命京師其一來歸承祧何學士義門其弟
子也亦歎曰學道人乃有是其餘則未易殫述吾鄉陳
大理心齋嘗令漳浦以爲所苦莫如相門子弟應接不
暇故予嘗謂石齋之學卽萬不如榕村之醇而似此數
者則闇中三尺童子有以信石齋之不爲斯則榕村有

所不及也雖然此猶以其躬行言之即以其經術論惟律呂歷算音韻頗稱有得其餘亦不足道而以籌算言圖書則支離之甚者言互體更謬不合古法榕村自夸其時文前選之精曰一鄉一國士子有能熟於此者可以永免兵火之灾嗚呼相公紙尾之學所以成中和位育之功者盡在於此然則固兎園制舉之本領耳晚而取歐羅巴國之技術自夸絕學以爲是月窟天根之祕也石齋恐不免嗤其笑矣近日耳食之徒震於其門牆之盛爭依附其學統殊爲可悲愚故不禁其曉曉焉

奉萬九沙先生問任士林松鄉集書

尢沙先生閣下大駕兩問枌榆而鄙人羈棲荒嶺願見之誠何日一慰夏中兩世臺至聞近履以適和靜攝懸念之至以不得常致問訊爲媿某今年從寒食後日讀衞湜禮記集說一卷近已得七十卷乃知草廬禮記纂言純以是書爲藍本但去其繁蕪者因追記先生謂草廬所引注疏疑多取衞氏刪本之語爲不誣近日從陳外翰所得見西湖七家詩爲沈欒城吳尺鳧輩著前有先生序例一篇其詩亦不甚成家而所引用書目甚繁且黟閘有宋元文集爲某所未見者每思一渡浙江從諸君子訪諸書得爲一紙地步俗務掣遶逡巡未果然

某所急欲問者莫如任士林松鄉集任士林者鄞人當宋季元初將其人與謝皋父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嘗是時鄞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桷而士林實與齊名乃不知何故四明新舊傳志並軼其名惟韭山李司空四明文獻志中附載袁學士傳尾然其鄉落官爵字號俱不可攷愚少時讀謝皋父晞髮集有士林所作皋父傳一篇宋景濂極稱之是後甚爲留心書鈔類纂求其片字不可得及讀雜事詩中儼然有所引松鄉集在焉其載贈玉潛詩世上冬青高誼少山中日錄好詩多此佳句也天下好書未必盡傳即傳矣或未必盡知

之者其究亦同歸塵草求如袁中郎之於徐文長林茂之之得自雲先生詩何可多得竊以爲著述家通塞亦有幸不幸焉方今甬東凋喪文獻闕如落落晨星所稱魯靈光者舍先生其誰問則諸鄉先生地下之魂均於先生是望弟以予小子之淫癖爲不足重而棄之也古稱搜羅之難雖博學名儒不無漏網以杲堂後村兩君子任甬刻耆舊之選宜無遺憾然唐文粹所載有孫拾遺哭方玄英詩而刻遺之宋文鑑有豐淸敏咏荷詩而甬遺之刻其後世之不甚章著者耶伏祈先生移札七子問此書落誰手以慰懇懇十餘年若渴之想外有樓大

防攻媿集高似孫疏寮集戴表元剡源集袁清容集皆屬甬川文獻之書統望搜訪不一

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

闡近得魏白衣息賢堂集不勝狂躍滄桑搶攘文獻凋落至有并姓氏不得傳者何況著述先生惓惓忠孝出茶鐺藥竈間物親加拂拭萇弘碧血不至湮爲冷風野馬卽此足扶宇宙一重元氣兼聞白衣有從孫子艮能以表揚先世爲念但以遺事湮沒莫可攷索稱恨是亦金陀居士流亞塵世中所不多得記前此陶四律天言渠里中有白衣集卽再拜託以訪購蹉跎許久未得消

息何幸先生已慷我求所下問白衣死事顛末在拙著滄田錄中原有畧節一通但苦不甚詳悉要其大畧則可攷耳按白衣原名璧字曰楚白世籍慈水以贅壻僑歸安遂充歸安學弟子後改名耕別字白衣又改名更稱雪竇山人白衣少負異才性瞅蕩傲然自得不就尺幅山陰祁忠敏公器之爲偏注名諸社中其詩遠摹晉魏下暨景純游仙支遁讚佛游行晉宋之閒近律純祖杜陵已復改宗太白嘗言詩以達情樂必盡樂哀必盡哀一切樗蒱六博朋友燕酣城郭之所歷覽金石之所辨索有觸於懷不期矜飾務達而止此見於竹垞詩話

所述者居吳興別鮮山中爲晉高士沈楨避地所居有渡曰息賢因以自題其寓既丁國難麻鞵草屨落魄江湖徧走諸義旅中當是時江南已隸版圖所有游魂餘燼出沒山寨海槎之間而白衣爲之聲息複壁飛書空坑仗策荼毒備至顧白衣氣益厲方張司馬敗北時延平出海大江路斷司馬躑躅計無所之白衣遮道上書猶陳金陵形勢請招集散亡入焦湖爲再舉計語在司馬北征紀畧與屈翁山成仁錄司馬既遁當道頗聞白衣前策游騎四出刋章名捕白衣亡命潛行望門投止家大父懷所知詩有廿年熱血埋鴛井萬里桑田寄柳

事之句卽白衣也癸卯以海上降卒至語連白衣白衣遁至山陰入梅里祁氏園時忠敏子班孫謀募死士爲衛開道浮海卒爲蹤跡所得縛到軍門抗詞不屈死於會城菜市同時與班孫匿白衣者山陰李達楊遷並戍邊外事定山陰張杉葬之西湖白衣之死先張司馬一年竹垞西河兩集可攷先生以爲甲辰因司馬事同殉則未盡合其生平詩有前後集僕所見者不過數十首未知先生所得乃全豹否是時與白衣最善者始寧錢霍當世所稱魏錢者也其集僕曾見之古詩亦摹太白顧近體頗不佳爲人風概彷彿白衣其後以事相繼死

前此陶四言其里中本已刊就乃諱其名而以他姓塡之合魏錢爲一集遯册有過託祭魯公月表特書借名季漢是亦情理之常不足致怪特是黎邱幻影或遭魚目之混此則我兩人之所同慮者當俟覓至取先生書讐對爲一定本以付子艮先生其存僕此札以當白衣小傳也可

奉九沙先生論刻南雷全集書

九沙先生函丈別後血疾稍紓柰七月中忽感毒氣胸中有如磈礧之不可下者又大病八月閒冒寒又大病至重九後畧就平復晤從君西郭備致懸懸感荷不旣

聞越中富人有肯梓梨洲遺書者適丁先生南雷文約告成之會可謂天幸但愚以爲梨洲之集刪汰不可不精梨洲經史諸書網羅不可不備向讀梨洲文定第四五集其閒玉石竝出眞贋雜糅曾與史雪汀言黃先生晚年文字其所以如此者一則漸近崦嵫精力不如壯時一則多應親朋門舊之請以諛墓掩眞色苟非嚴爲刪汰必有擇焉不精之歎但古人文集原賴有力高弟爲之讐定而後當世得無閒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方侍讀之於宋學士亦有多歷年所始得一私淑艾以傳如虞山之於震川者方今壇坫凋零閒黃竹浦高足

舍先生其誰歸文約之書我知其不媿於古也至若棃
洲一生精力原不在區區文詞閒以某固陋所見聞其
在經學則有若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春秋日食歷四
書私說諸種其在史學則有若待訪錄行朝錄思舊錄
汰存錄從政錄以至西歷假如測望諸種其所未聞見
者尚應多有此皆石渠天祿所當列牙籤登玉軸之物
而翻以流通未廣海內學者或不及知有是書夫茫茫
大造蒼狗白雲轉盼閒無所不至故以列代藝文志攷
之漢書所載至唐而去其什九唐史所載至宋而又去
其十九李長吉錦囊之祕或至投之溷中陸君實塡海

之編祇可問之刼火所仗斯文未喪得有心世道者出而搜拾之庶前輩一生肝血不與塵草同歸澌沒耳倘先生不以妄言而斥之請與南溪西郭共謀此舉某雖陋少嘗滌研秉燭以從焉予鄉先生如楊鏡川豐人翁都有經學豐氏五經世學先王父云曾見之今舍閒祇有魯詩世學一書而其餘雖博訪已不可復得若鏡川五經私鈔則片紙無存者（純按楊氏豐氏所著先生後皆訪得此書蓋作於雍正初年先生弱冠時）此某所以太息旁皇於海內有心之士而不能不大聲以呼也今秋從書賈得吳草廬春秋纂言是書海內不可多購以玉峯徐氏之力求之無有而某得之

不敢自祕請以公諸同好程泰之禹貢圖論劉三吾書傳會選俱奉上江雲渭樹何時爲尊酒之遊臨緘茫然

與盧玉溪請借鈔續表忠記書

玉溪先生函丈不晤四閱月矣邗江遊瀾遙望懸懸每從李元音家信中詢道履消息知近日興居佳暢天祐靈光爲鄞江護碩果幸甚某前者再四敦請欲爲弗巷先生續表忠記三集鈔一副墨蒙先生亦以見許而終未拜賜某知先生所以遲疑者一則名山祕乘或多嫌諱一則都尉史編非其人不可妄傳所當遲遲以俟桓譚侯芭者流斯二者皆是也雖然某竊有一說於此嘗

聞諸毛西河曰天地閒奇物久抑鬱而不彰必爲妖㥥故勿謂好書可必傳也當其始或未必流布迫𨒪之久光芒掩於牙籤緗軸之中而莫之展則其怒氣或能召風雷致水火遂爲大造收還以爲化工之用彼鄭所南井底鐵函浸以三百年之枯泥而不朽明遜國記之傳得之蕭寺承塵者此天幸耳不然者則以陸君實之海上日記鄧光薦之塡海錄吳立夫之桑海錄而或不傳不特此也以謝承華嶠諸公之漢書以何彥鸞孫盛諸公之晉志裴子野魏澹諸公之南北史而或不傳夫其不傳乃是書之不幸也其以日星河岳之書而聽其浮

沈湮沒至與草木俱腐則後死者之咎也以某之不才自分何足傳前輩之書其爲先生所嗤固宜然終願先生之勿深閟也若夫嫌諱之慮則采薇叩馬諸公何害應天順人之舉卽或少有當避忌處不妨及今稍爲商酌如近世魏徵君冰叔黃徵君黎洲諸集其間多空行闕字可援比例不必過爲拘忌明野史凡千餘家其間文字多蕪穢不足錄若崢嶸獨出能以史漢手筆備正史之藍本者紀事則梅村綏寇紀畧列傳則續表忠記而已梅村之書被鄒南漪改竄芟削非復舊觀表忠記則全豹未窺均爲遺憾若以鄙言可采不加棄斥所望

歸帆得假受業先生亦老矣一旦風波意外遺書孰閒
令我曹抱杷朱之悲斯則所大懼者也是以不避唐突
頓首上請

結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五

水經湛水篇帖子柬東潛

水經第六卷自汾水以至晉水皆異源而同入於汾以達河者也顧獨強附湛水於其末其為錯簡無疑矣乃即本篇中道元亦深疑之勉為疏釋而後悟曰原經所注斯乃洎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閒關也是經之誤證耳自是以後雖善讀水經如 國初胡黃顧閻諸老至是篇亦復未有折衷但所謂洎川者道元既實有所指矣

而求之是書洎川安在卽旁攷經傳皆無是川則道元
果安所指予反覆思之洎川者湨川也湨訛而爲洎洎
又省而爲洎而聲又近是則道元所謂字讀俱變者也
何以知其爲湨川也道元於濟水篇中及湨矣曰湨水
出原城西北原山又東南涉溝水注之水出軹縣西南
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郭又
東北流注於湨是卽此經所云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
山者也蓋必湛水所出之處原與湨水相近故混也濟
水篇曰湨水又東逕波縣故城北是卽此經所云湛水
又東過波縣之北者也又曰湨水東南逕安國城東又

南逕毋辟邑西是卽此經所云又東過毋辟邑南者也道元故從而正之曰斯乃淇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間關也又曰淇水又南注於河是卽此經所云又東南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於河者也豈意遞誤遞變遂成汨字而莫有循而正之者乎然則何以強附之汾水之末也曰淇水一篇作經者蓋以類次之濟水之後在第九卷濟水之前夫淸水卷中皆河內之水則淇水亦其氣類也而傳寫者忽移之濟水之前遂廁於第六卷晉水之後而不知其蹤跡具在濟水注中也不然道元明言其爲汨川所由而讀盡水經四十卷杳然無所謂汨川者

亦可怪矣道元能指其誤而不知後之人之更誤也得余言應見賞於千古耳

水經潞水篇帖子東東潛

職方冀州之川曰漳其浸曰汾潞漢書地理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上黨郡沾縣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其於汾水則亦大書爲冀州浸矣而潞水獨不著其地不知其何以脫遺也康成之說職方則曰潞出歸德賈公彥曰歸德郡名攷之漢無歸德郡之曰師古亦曰潞出歸德按地理志北地郡歸德

縣有洛水是雍州浸非潞水也康成師古亦未嘗明言潞之爲洛然舍洛水則歸德無水矣將毋誤認洛爲潞豈非輿地中一笑枋乎夫使潞水果出秦之北地則必歷鄜坊度同華如泲之伏流過河而後入晉其源遠而且阻秦晉閒無此水道也所以漢人曾無一道及之者然則所謂潞水者究安所指善長引闞駰十三州志之言以爲濁漳水卽潞水其說甚合故李衛公亦取之葢潞之以水氏國也可無疑也近舍赤狄而遠求諸北地義渠所出道梗絕不相接之水可謂瞶瞶而潞子之都適在濁漳水之發軔善長以爲更無大川可以當之者

是也然善長之言甚畧予意自壺關水一帶皆屬潞水之上流其下流則直接着溪水一帶而止其在春秋則自黎邗二國故封以至甲氏留吁之屬接乎銅鞮之沁水皆屬潞水之所浸也然則衡漳二水清者爲川濁者爲浸禹貢之不及潞水也其在衡漳中已包舉之矣康成說職方大段疏畧善長此條足采入周禮注中同時劉昭注續志亦言濁漳之爲潞引上黨記以證之乃知是說由來已久然昭又旁及於曹魏泃河鑿渠之役則大謬矣葢此乃淶易閒晚出之支流非古潞水杜佑不審而采之所當糾正者也

水經列葭水帖子東東潛

列葭水一名長蘆水一名長蘆淫水實卽絳水之別目而其在衡漳支流中最大今本水經濁漳淸漳二篇缺失最甚則列葭滹沱所宜旁攷諸書以補綴之漢志廣平國南和縣列葭水東入泜隋志亦有泜水然不詳按許氏說文泜水出趙國襄國東入湡（許氏曰禺聲而顏師古以爲藕聲顧祖禹曰醧聲宜從許氏）湡水亦出趙國襄國之西東北山入浸是卽今本漢志譌爲渠水者也渠湡同聲而譌耳浸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漢志同）漢志則襄國別有蓼水湡水東至朝平入湡又有中邱之渚水東至張入湡是皆

列葭水道可以牽連疏通證明而不當聽其脫落散漫無稽者矣乃太平寰宇記所引酈注則皆有之以是知足本之所具者多也其曰南和縣有澧水（今本譌澧作使）一名鴛鴦水即魏都賦中所云鴛鴦交谷者也曰濁水出襄國曰蓼水入濁曰中丘有蓬鵠之山則渚水也曰漳水亦兼有浸水之目甚皆與諸書互相貫穿雖完文不得見而猶幸其蛛絲馬綫之可尋也澧水至鄭州之高角城襄城角而過故又稱襄角水而濁水即今內邱之百泉水酈氏以為一名澧水藝水一名達活水皆今注所脫落也長蘆之目百世未湮則攷古者不應恝置也明

矣

水經渚水帖子東潛

漢志常山郡中邱縣蓬山長谷渚水所出東至張入滱說文亦云渚水出常山中邱蓬山長谷入滱今本酈注滱水僅得一見而渚水則竟無之至漢志常山郡元氏縣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水東至堂陽入河則益茫然不知所致蓋濁漳清漳二水之屬其不可問者多矣說者因謂陵谷變遷莫可蹤跡而不知其水尚在也中邱今順德之內邱也太平寰宇記引舊本酈注中邱有蓬鵲之山今其地之山固巍然是漢志所謂蓬山長

谷者也舊本酈注又載其龍騰鶴渡諸山水今內邱圖經亦載之則舊本固自有西山諸水之原委蓋蓬鵲諸山綿延數百里隨地異名直接太行通謂之西山而水亦分道以出長谷窮泉谷皆其一也故內邱至今有渚水一名礪水而張縣之地今幷入任縣有曰渚陽則渚水之陽也晉書段疾陸眷爲王浚攻石勒屯於渚陽至今稱爲渚鄉是葢其自張入漘之道然則渚水固無恙耶乃胡梅磵注通鑑亦不能詳渚陽之爲渚水而泛以洲渚之水解之則其時所見之酈注已多闕漏殆與今本不甚相懸也若元氏之沮水則自漢以來杳無可證

近人作元氏志者亦不能攷索及此及讀郭氏山海經注方知沮水乃泜水之訛何以知之郭氏曰今泜水出中邱西山窮泉谷則知漢志誤以泜爲沮原非別有沮水也千年誤字爲之一豁其說別見予漢書地志稽疑中

水經斯洨水帖子東東潛

斯洨水之與洨水不可溷也漢志太原郡上艾縣綿曼水東至蒲吾入虖池常山郡蒲吾縣太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眞定國綿曼縣斯洨水首受太白渠水東至鄡入河此斯洨水之源流也山經泜

水出房子縣敦輿山之陰而漢志常山郡石邑縣井陘
山洨水所出東南至廮陶入泜山經泜水東流注於彭
水此洨水之源流也今世水經非足本濁漳淸漳二篇
脫失尤甚斯洨水之附於篇中尚幸詳悉而洨水則無
之猶幸太平寰宇記所引舊本酈注足以存其一幾懸
攷斯洨水與洨水並行於常山鉅鹿之閒首尾亦埒相
貫輸而卒之各自爲水酈善長曰綿曼水逕樂陽石合
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逕陳餘壘而又東注綿曼水
夫陳餘壘卽泜水也故顧氏方輿紀要引舊本酈注云
泜水卽井陘山水是斯洨上流之與泜通者善長又曰

斯洨水分於和城目百尺溝其水入於泜湖是斯洨下流之與泜通者然皆其津瀦之分支及泜水東至癭陶而洨水與石濟水之出自贊皇者同入之而石濟水之分支則彭水也泜水又合洨水東注之其時斯洨已東至鄡入漳矣蓋其與洨水終不可混者如此若太平寰宇記之誤以洨爲汶傳寫之謬也古今注云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用太白渠水以通漕亦謂之蒲吾渠蓋用斯洨水者也其至善長之時稱爲故瀆則已廢而不用而長編咸平五年河北漕臣景望開鎮州南河入洨水至趙州以利漕則用洨水者也

水經灉水帖子東潛

灉沮兗州水也爾雅水自河出爲灉則稍可通融其地不必專指兗州之灉而言夫兗州之灉亦至今無能言其地者然要其序於雷澤之下則可意而得也故孔傳以爲二水同入於澤鄭注以爲二水相觸而入於澤孔疏亦同於傳康成又欲破職方盧維之維以爲灉用當兗州之一浸而杜岐公終守漢志之說不肯從魏王泰括地志以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中元和郡縣志則曰在雷澤縣西北十四里雖其說未必實要之不敢舍雷澤而他求則皆同矣惟許氏說文曰河灉水在宋又曰

汳水出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汝於是有附之者以爲梁之睢即泗也灉之下流爲沮實一水也斯其說非不工然浚儀有渠所謂商魯之溝出自黃池盟主之役以是當禹貢之灉恐禹貢不受也豈意蔡於水道如善長忽取以當左馮翊之雍水乎則五尺之童謬不至此故曰以爾雅之灉解雍水可通也以尚書之灉解雍水必不可通也善長之序雷澤詳矣而竟以互受通稱之說移灉而西是非人所及料也足下其將何說以爲善長起玆廢疾焉

水經漥水篇帖子東東潛

漢志詳於水道師古又善爲之釋文如圜水之本爲圁水慎水之本爲滇水皆大有功者乃京兆南陵縣之下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入渭師古曰沂先歷翻則沂字而溼聲歷攷諸書未聞霸上有沂水也因頌之爲地理之學者亦莫能證其目或曰沂者滻之譌也滻水亦出藍田西迴曉關而復會於霸今世多以省文作泥其音之轉爲溼是說也迂迴曲折以求之予未之敢信且漢志泥水出北地郡郁郅縣北蠻中則其來遠矣而於六書又絕無據乃近以解水經之故取其滻水篇讀之則再引地志之文直曰滻水

而非沂水乃知六朝舊本固涯水也夫玄齡素達古以二水齊稱而漢家列之命祀所謂長水者也是在地志例必並書而逕水之以青逕單得名於史其出稍晚矣況善長生於師古之前專門治水經之學其引漢志最審寧復有可疑哉或曰然則師古寧漫然無徵乎曰善長所見之本諒非師古所能爭矣且師古雖爲班固功臣而亦時有失檢之語即以水道一節言之大渡之有涐水明見於許叔重之說文乃漢志與經傳鈔之後破涐爲渽而師古亦遂從而實之前輩嘗糾之矣然則涯之爲沂亦其例也

水經夏肥肥水帖子東潛

夏肥水在淮北導源於沛郡之城父南至下蔡入淮肥水在淮南導源於九江之成德北至壽春入淮其入淮有南北之分而夾岸適對故淮人至今以東西二肥河目之原非謂夏肥水能伏流潛達與肥合也若合肥又在壽春之東二百餘里乃九江之肥所經由其於沛郡之夏肥水風馬牛不相及也應劭乃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闞駰亦曰夏水至此合爲肥則沛郡之水既能伏流潛達又能引而長之以至於芍陂之間眞異事也於是曾長疑之以爲夏肥水無通肥

水之理曲爲之說謂肥水之同源而出者尚有施水巳各分流注於巢湖若夏水暴漲則復合故以名其水然則沛郡之夏肥水得自爲川而九江亦不礙於夏肥水之目斯固騎郵之支詞雖然是說也善長亦自有見於夏肥之出自沛郡者更無踰淮而東之理而別爲之說也而其下又曰施水出自城父至於九江則可怪巳極夫肥與施同源者也肥出九江而施獨發於踰淮之沛郡則自背其說矣夏肥出沛郡不能踰淮而施何以獨能之則又自背其說矣然則沛郡有夏肥水者二矣是其欲調停酈闞之謬而墮於大悖者也而胡梅磵附和

之何也夫淮水篇中善長於沛郡之夏肥別有詮次源流了然正自不錯其曰淮水於壽陽西北肥水注之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即杜預所謂夷田在濮水者沙水濮水夏肥水互舉通稱然則夏肥水者黄蕩渠之支流也濁河清濟皆有津逮不止一淮而已也苟知夏肥之出自黄蕩諒無有以九江之水溷而列之者顧不知善長何以前後舛戾若此足下於是書力爲護法沙門者也必將以爲誤文或後人補綴之失有足代之解嘲者其幸有以語我也

水經墦冢山帖子東潛

水經之末歷數禹貢山川澤地所在其第四十五條曰
嶓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道元注曰穀水出其北林是
自亂其例之言禹貢之山未有所謂嶓冢也禹貢之水
未有所謂穀也朱中尉解之曰是葢引山經之文也吾
亦固知其爲山經之文然豈可以充禹貢之乏乎且山
經何獨引此一條也旣而思之曰是非舊本之文也太
史公作禹本紀然不敢稍以之攙入禹貢一語而謂作
水經者乃補綴一至此乎夫經文當云熊耳山在弘農
盧氏縣南注文當云洛水出其西如是則合乎禹貢矣
或曰據漢志則洛水出上洛其出熊耳者伊水也曰禹

貢係熊耳於洛必非苟然殆猶導河之於積石也況地說以熊耳之山爲地門其望尊矣固不必以漢志疑禹貢也且是卷於禹貢所導之水河濟淮江漢黑弱渭已志其八不應獨遺熊耳之洛明矣是必舊本脫去熊耳洛數字好事之人偶讀山經自以爲博因奮筆以有此誤也然而元祐重行開雕以至於今竟未有言及之者則校讐之疏甚矣哉

答沔浦房師一統志稾書

再讀來諭欲定常德府之武山是後人以辰州之山誤屬之者其說似有未盡在常德府者本武陵山乃首縣

所以得名者卽河洑山又一名太和山而支山則爲高吾山一名西山又有鹿山是其連岡接隴氣象不小特世多從其省文稱爲武山而黃閔武陵記遂混攙以辰州磐瓠之語方輿勝覽因之此其失原不自石倉始也酈道元樂史王存雖未嘗謂武陵山卽平山然酈氏云平山西南皆臨沅水今縣中之山自桃源縣之綠蘿山以下西南兩面皆臨水者舍武山更無以當之而常德府舊志河洑山一名平山一名武山所以東海尚書湘潭侍郎竝以爲然是固非不攷桑經之注竟妄爲駮鄭者樂史謂武陵山頂有闍黎寺道德觀其下有德勝泉

亦頗與平山寒松上蔭清泉下注之景約畧相符漸通志漫然不攷遂爾列之固未爲肯而因黃氏一言之失遂棄常德一府之望山湮沒其名恐不可也山川之在地望山經而水緯因其有武陵山所以有武陵溪今去其山則溪之所自出者湮矣故竊以爲但當博引諸家之文而定取舊志之說不必有所疑也

答陶穉中編修論江省志稾書

昨奉命覆審江省志稾至貴池反覆於南江分江水故道茫然者久之是二水自隋唐史而下皆無一言及焉近人之論焉而詳者莫如胡處士朏明然其言亦過於

自信因指漢書之誤而欲刪去水經本文則亦未見其必然漢書於丹陽郡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縣入海是卽十三州志所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者也於會稽郡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是卽地志所云江水自石城東出經吳國南爲南江者也據漢書言是石城之水其東北一支入松江者爲南江其東南一支入浙江者爲分江水水經合而序之則曰沔水與江合流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爲北江其一爲南江南江東與貴池長水合又東逕臨城縣又東合涇水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溪水注之又東

逕宛陵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郭景純曰南江支分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與浙江合是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之支流謂南江旣貫震澤趣吳淞而又有分行自餘姚入海者非謂南江已至吳淞復趨而入浙也景純正懼人牽連錯會水經之文故申言以明之葢分江水所以得名正謂其自南江而分然其與南江判也自安吉始則自石城以至故鄣不應先有分江水之目漢書遽爲截之石城之下者誤也旣至安吉與南江

判自當別標分江水之名水經猶蒙長瀆之文言之者亦誤也兩家書法各有所失朏明遂謂漢書誤以松江爲南江水經本直以分江水爲南江而東則松江以下十五字乃注之誤混於經者酈善長欲援水經以合漢書故擬入松江於其朋夫使石城之水旣合長瀆而歷湖口則其入松江也蓋亦自然之勢而迂道南行者不得不爲支流朏明反欲指爲正派而抑其震澤之大川何哉是故水經之南江卽漢書之南江特未有取兩書而詳爲疏證者所以啓善長之疑況夫支分之說原自景純發之則爲信漢志者亦非善長一人也特是水經

謂石城之水合涇水桐水以達安吉則改之未聚桐水發於廣德而注爲高淳之胥溪瀍於丹陽石臼諸湖又合溧陽之瀨水以入荆谿乃漢書中江之水非南江之水也若夫以今日之地按之則自貴池而東中高不能通安吉不知漢時石城之水何由以達太湖是南江之道可疑自安吉而東中高不能通海寧不知漢時安吉之水何由以達東海是分江水之道可疑斯則岸谷變遷誠有難以臆度者而兩書言之鑿鑿恐亦非無稽也今姑亦據古人所載收之於志則愚以爲在貴池恐祗應載南江而移分江水於安吉庶幾得之執事以爲然

否

奉馮耆園前輩論姑蘇姑胥地名帖

日知錄謂姑蘇卽姑胥古文胥蘇通用因引國策毛傳證之按陸德明釋文胥因讀蘇而文選蘇亦訓須亭林之說是也姑胥又號胥母之山越絕書闔閭晝遊胥母不以子胥明矣至酈善長釋松江水引虞氏謂今胥山上有壇石長老以爲胥神所治會哀公十三年越使疇無餘謳陽伐吳吳人獲之兩大夫死一立廟於胥山一在丞山是立說之最妄者春秋內傳是年六月丙子越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王孫彌庸

以見其父之旗屬徒獨出王子地助之乙酉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會越子至復戰大敗吳師丁亥入吳然則兩大夫雖俘而句踐次日告捷固不應死於吳即死不過敗軍之將安得有廟況善長釋浙江水又據史記之言謂是子胥之祠引吳錄以證之一人之口前後矛盾予故特爲辨之以申亭林之緒又據善長則臺固闔閭所造以望太湖吳越之竟以笠澤爲鴻溝闔閭之盤不爲無意嗣子驕荒失道於是先施鄭旦以爲歌舞之區轉盼而麋鹿窺之百世而上可浩歎也

答陳時夏先生論漢壽得名帖

古有兩漢壽一在荆之武陵見續漢書一在益之葭萌見蜀志楊用修陳仲醇指爲犍爲者固妄卽葭萌得名漢壽攷華陽國志在昭烈時壯繆之封蓋前乎此其爲荆州無疑況益之漢壽一入典午便改晉壽歷代未有以爲封國者荆之漢壽則東漢以來之郡治惟孫權曾稱吳壽而入晉仍還舊名晉書王鑒孫沈林子梁書蔡道隆皆封漢壽嗣壯繆而分茅者實代有之直至隋文帝平江南漢壽之名始易諸史班班可攷不特唐劉夢得詩足證也

與施東萊論明代以北京爲行在帖

明太祖之元年詔以建康爲南京大梁爲北京又遣懿文太子之秦中相度形勢以漕運不便而止尋詔建鳳陽爲中都曰吾鄉也然則太祖之意固未嘗終宅吳中也成祖以藩邸龍飛之地定鼎燕山始猶以巡幸爲詞再返舊京迨永樂十八年後則定都矣顧歷代猶託以暫駐之名以示將返舊京之意其命官勅命中皆有行在二字如部銜則曰行在某部尚書府銜則曰行在某府都督正統六年復申定都之旨然尚有稱行在者以後始漸去然則英廟以前官南京者原未嘗有南京之目後世衰加之耳但古者天子所居即名行在禁中耶

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謂所所在爲行在所史記衛將軍傳大將軍同蘇建詣行在所漢書趙充國傳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孔光傳供養行內注曰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然則後世所稱沿習失攷惟歸熙甫嘗言其訛故偶因論有明官制及之

答張石癡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

尊諭所及四大書院攷據未聚以愚觀之當以王厚齋玉海所定爲是蓋嵩陽睢陽嶽麓白鹿也然予嘗攷其始終盛衰興廢之詳有北宋之四大書院有南宋之四大書院而北宋之四大書院諸家紀載互有不同嵩陽

書院建自五代周時及宋王沂公請額於朝至道二年賜額及經㡬同文講學睢陽生徒即其居爲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掌教焉白鹿洞者唐李渤與其弟涉讀書精舍南唐即其故宇建爲國庠而宋初太平興國二年賜額者也嶽麓者宋太守朱洞所建而山長周式講學之地祥符八年賜額馬端臨職官攷與厚齋同而其學校攷則取石鼓而去嵩陽一人之言前後相舛范石湖衡山記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石鼓嶽麓又一說也衡陽圖志亦取石鼓而去睢陽愚攷石鼓者李寬之精舍也宋景祐

中賜額未幾改為州學則其爲書院不久石守道與孫明復相師友講學力行鲁人宗之稱爲徂徠先生然較之睢陽白鹿嵩陽則稍晚出金山當是茅山在江寧天聖二年所賜額其後無聞自慶歷修舉學校而書院之盛日出未已大略北方所置則仿嵩陽睢陽南方則仿白鹿嶽麓冀之與京是之謂四大書院然自金源南牧中原板蕩二陽鞠爲茂草故厚齋謂嶽麓白鹿以張宣公朱子而盛而東萊之麗澤陸氏之象山並起齋名四家之徒徧天下則又南宋之四大書院也足下以爲是否

答趙誠夫論褚塘小誌帖

讀誠夫所纂褚塘小志其辨河南公世系甚善褚塘在杭城中里社之小者耳誠夫表章桑梓使得與益都錦里並傳後代可喜也已不揣弇陋請得牽連書所聞以爲誠夫疏證之一助誠夫據趙德甫金石錄言元和姓纂錢唐別有褚氏本與河南族系不同以愚核之錢塘固別有褚氏然亦出自陽翟特南遷有先後之不同此在元和姓纂言之甚析而德甫攷之不詳耳褚氏之居陽翟自後漢之重始漢末有鹽官長䂊徙居由拳盛生秦仕吳封錢塘臨平侯按臨平當是鄉侯之爵遂居錢塘裔孫陽

隋齊民部尚書駙馬都尉錢塘侯陽生遼民梁鄱陽王
國常侍遼民生仁弘陳始興王法曹參軍暨陽令仁弘
生範隋豫章郡丞範生義宗義宗生無量唐左散騎常
侍兼侍讀贈禮部尚書舒國公謚曰文此錢塘褚氏自
漢南遷之一支其留居陽翟者晉初有安東將軍揚州
都督關內侯招招孫䂮晉安東將軍徙居丹陽䂮生洽
晉武昌太守洽生裒晉中書令衛將軍錄尚書事贈太
傅都鄉侯謚元穆裒生歆晉散騎常侍祕書監歆生爽
晉義興太守爽生秀之宋太常秀之生法顯齊鄱陽太
守法顯生炫齊散騎常侍贈太常炫生澐梁中書侍郎

湘東王府諮議參軍澐生濛梁太子舍人濛生玠陳御史中丞玠生亮唐左散騎常侍陽翟侯謚康是為河南公之父徙居錢塘此錢塘褚氏自六朝南遷之一支然愚又攷舒公自遷錢塘以來皆居臨平盎從其遠祖始封之地其累世塋域亦在臨平山中據　記載湖中龍戲舒公晏坐讀書一事則城中之褚確為河南公所居而晉初有九眞太守陶其末有始平太守含含之子征虜參軍遏遏之子伯玉為高士梁有五經博士仲都其子武陵王參軍修其末有褚雅亦高士隋有太學博士輝則皆自漢南遷之裔舒公三子廷詢為都郎中

延祐給事中廷賓渭南尉族姪思光虞部郎中子銛司勛員外其族實與河南公一支兢爽云愚又讀唐彥謙集言河南公之柩至咸通中始得蒙恩歸葬賜翟其時以平徐肆赦始賜其孫八品官扶護以歸而傳中不載此事表亦不載所賜八品官之孫爲誰則唐書之罣漏固有不僅如誠夫所舉者況仁和志又安足據歟

答萬九沙編修問史參政遺事帖子

承問南宋史參政軼事吾鄉自南渡紹興而後方有登政府者而史氏一門五人相終始焉史氏宰執自參政始吾鄉宰執亦卽自參政始然參政在宋史旣不立傳

而乾道開慶寶慶延祐四志皆未詳其顛末惟宋會要言其爲右諫議大夫時上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軍士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跡使軍民各安從之今載入宋史河渠志參政之可傳者祗此而已秦檜傳言自檜獨相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聲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璞史才

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卒拔之充散遠躋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即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洪文敏曰秦檜見人能助我自小官不三二年至執政如史才施鉅鄭仲熊宋璞最捷然不能數月而罷今攷史氏家傳參政方爲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劾吏部尚書林大鼐進右諫議大夫再劾簽書樞密院事宋璞遂代其位明年爲御史中丞魏師遜所劾罷官代參政者即師遜也更勝迭負益與宋史之言符合參政立朝時朝端無事故雖同在秦氏臭味之中

而其阿附之迹較他人獨少然攷朱子語錄言林大鼐當秦檜被黜閒居之時對策盛稱其乞立趙後之功及檜再相遂不次擢用尋以講筵獨邀玉帶之賜爲檜所忌嗾言官論罷之則參政之所以自通於檜可知也特不知其後竟以何事不當於檜而被斥而家傳遂欲躋之忤檜諸賢之列則欺人矣水心先生嘗曰凡秦檜時執政吾未有言其善者是二十八人之定案也已家傳又言參政以紹興三十二年卒恩例猶爲檜黨所抑僅以本官加贈金紫光祿大夫此其說愈不然當是時和議方壞秦氏之遊魂餘息斥逐殆盡而居揆席者陳康

伯朱倬皆賢者也當此滄水之盡而潛德不揚此豈尙可信哉且參政之於文惠其親則猶子也文惠之於孝宗則甘盤舊學之契也參政之卒也是年七月文惠已由翰林學士入政府豈有從父果以忤大姦屈抑終其身而不爲一言者文惠非賢者矣參政字德夫一字開道政和八年王嘉榜進士由遂昌丞改餘姚尉丁父艱服闋知餘杭縣倅溫州以李莊簡公薦除右正言進右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旣罷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四明寧耕攷云其諡康肅者無據竊嘗謂志乘有美而無惡然如曾任大臣

者雖法不應立傳亦當旁見其始末不當使漫然無可稽茲因下問謹參攷大略以備采錄

答九沙先生問史樞密兄弟遺事帖子

地志之佳者正以其能爲舊史拾遺況南宋一百五十年中事史冊斷爛尤當博採舊聞以使後學有所攷據者也史樞密兄弟事在宋史祇見於理宗本紀紹定六年忠獻臨終時所賜出身官爵而已其後樞密入政府則有宰相拜罷表可稽而觀文以散僚遂不槪見攷樞密左右其父最早寧宗大漸之夕忠獻定策禁中得與聞其謀者祇鄭淸之與樞密見安晚集及忠獻爲師相一切

詔誥詞臣必先呈稿或不愜則令樞密竄改陳簡齋坐是解直院不肯爲（見吳氏木筆雜鈔）樞密之長都司方行履畝之政多用貪暴爲耳目文移所及田里騷然或以一家之田追及數家湖秀之民歌曰無田一身輕有錢萬事足（見太學生裘埜疏）括浙右虛籍田幾百萬後按其田皆諸道舊隸始罷征而田籍不去宋亡民猶以爲累（延祐志）忠獻旣卒鄭清之陽與相結而陰排之（見黃氏日鈔）然理宗終以其父定策之功下詔保全之賜第湖上引入西府且有意相之會以疾卒（見史氏家傳）其官三爲侍郎四爲尚書知平江府者三知紹興府者再知嘉興隆興各一皆以殿

閣學士兼安撫發運銜遂由樞密簽書進同知贈太師初謚恭惠改謚忠清是樞密之大略也觀文爲忠獻愛妾林氏子紹定賜官時年尚少以其婦洪氏不得於林而出之杜範在給舍言朝廷當戒諭史氏弗使醜聲有聞理宗不問（見杜丞相集）改尚郡主（見家傳）林氏卒觀文請恩澤卹典極盛（見鄭氏四明文獻）賈氏當國惡其諸舅不復用（見王深寧集）其官亦三爲侍郎四爲尚書歷知處嚴溫婺四州紹興建寧寧國三府奉祠洞霄此觀文之大畧也忠獻二子大抵皆不理於人口然就其生平則亦有可采淳熙四先生之沒廟堂賜謚祇及楊袁沈而未及舒樞密

始與本道節使言之令其上請而力贊於朝廣平得謚文靖又回授巳子恩澤以與族子見四明文獻其所爲雲麓稿亦有時名見家傳觀文頗謙儉不事統綺冬日猶葛幬見延祐志其守括蒼會稽皆有惠政見後村集後村最惡國史氏此言乃公論也亡杜門養疾人罕得見見深寧集此皆先正所節取者萩事倘爲分別書之各不相掩是春秋之史法而亦吾鄉校之定論也敢因下問而陳之

答九沙先生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

史文惠敎諸子孫從遊於楊袁二先生之門又延沈先生之弟季文於家故其諸子孫雖有大墮家聲者然亦

多以不附宗袞有聲者宋史里漏漫無攷索故如固叔南叔定叔風節一例而不能備錄爲可惜也固叔於同叔爲共崖吳鶴林草其閣學告身有曰在熙寧則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其師潭州也平土寇興義倉蔚爲能吏以勸其兄辭政不見聽遂奉祠祿以老幾二十年而宋史畧焉然四明志中尚載之定叔爲文惠從子最不爲同叔所喜交游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釋褐寧海縣尉罷歸不出陳和仲曰予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氏嘗羅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則定叔一尉寧海即以貝

銷愛困者也其自樂山吟則宋梅磵所謂雕稱以爲耿
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其人如此宋史或以其官
小畧之而四明志亦無傳焉然鄭千之文獻集中尚有
之朝奉大夫守之字子仁則文惠長孫也方叔之子也
非叔父所爲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中年避勢遠嫌
退居月湖之松島著升聞錄以寓規諫詔書累起之力
辭不出杜門講學及學古文於樓攻媿同叔每有所爲
必曰弗使十二郎知否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斯則
僅見於清河書畫舫及史氏家傳而已故愚以爲苟有
作者改撰宋史則此三公者豈在南叔之下而可畧之

然此特不附同叔之子弟也其後嵩之爲相則固叔少子賓之方以數文待制轉運湖北未老遽乞休歸老滄洲滄洲固叔引身時所居亦寧宗御書也是當附之固叔之後者南叔之孫蒙卿以傳朱子之學宋史入之附傳而蒙卿弟芳卿博學著書仕至司戶參軍元人改授不赴其時尚有世卿損之之子也亦不仕元皆當附之蒙卿之後者璟卿死於嵩之宋史見之嵩之傳中璟卿無子從子綜伯爲後宋亡歎曰時事如此修身齊家以俟太平可也綜伯從弟彥伯亦遯跡不出皆當附之璟卿之後者嗚呼固叔以下諸公當日不能不爲宗袞所抑

而今則反以此而使人推求其軼事則甚矣顯晦之不足爲重輕也

與沈徵君彤論沈氏家傳書

清門世澤之盛中吳世家所不易得辱示家傳不禁肅然起畏也獨棊星期作君牖先生傳則多誣者不敢不告之足下速爲改正傳謂袁督師崇煥擁兵不朝中樞募人入其營探之先生應募予以兵騎卻之隻身前往說督師曰公前殺毛帥人言籍籍當亟入朝督師許之曰明日卽請覲先生又言城中人恐懼嘗俟宣詔而後入督師又許之先生復命中樞次日宣督師入賜貂玉

再見卽縛下獄以此爲先生之功何其悖也　大兵以
巳巳之十月分道入京所經自龍井關大安口其地原
非督師所轄而聞警赴援千里勤事此固有功無過者
也其抵京也卽時召見奉有溫旨其時督師與滿桂分
禦　大兵廣渠門之戰督師親執桴鼓斬獲千人　六
王子傷焉而督師亦集矢脇下於是以夷傷多請移營
入城休息而是時中官素不與督師相能毛帥之客從
而煽之以圖復仇輔臣錢公龍錫則督師之內主而中
官尤深恨之者相聚而謀欲以傾督師者及輔臣而
大兵亦忌督師之能思以反間去之於是縱降卒歸謂

督師將爲內應中官實其言曰此入城休士之奏所由至也莊愍大驚而督師罹重辟矣曹公能始謂關口遣師勦禦在敵未入口之先迎敵克捷在已逍畿之後其所以雪督師者甚至夏公彝仲言亦畧同鄺舍人湛若於粤中追理督師死事復官賜謚而本朝檔案出備書反閒之語於是督師之冤大白夫督師以求入城被譴而今謂其擁兵不朝異矣且督師抵京即入見又何有於中樞之探乎滿武愍亦嘗入城小休特不以所部入耳亡國之後稗史雜出有漫以不經之語爲案者此正墮晉鄙門客之術中星期亦薄有名

不期史學荒陋如此君庸先生好兵任俠原屬同甫稼軒一流人物其逆知天下有事造漁船千艘以防未然卒使舍人兄弟得資之以舉義師卽此足以傳矣後人不必妄爲烏有之事以誣之也至於崇禎賢良辟召之舉在乙亥而庚辰特用又是一事先生之薦而不就係乙亥非庚辰也葢無一不誤者敢敬陳之而弗我罪焉否

答董愚亭兄弟論董氏宗譜書

辱以高門宗譜見示此乃四百年文獻所係不可不愼也世家支系至今日而紊亂殆盡亦更無博物如劉向

宋忠者出而為天下扶此局遂使家家戶戶皆以謬本
流傳悲夫吾鄉董氏蓋數宗大抵皆祖徵君而派別各
分其最先著莧如奉化泉溪一支建炎航海之難布衣
董之邵與李佾任戩起義兵金人旁徇屬縣至奉化三
戰三卻之故是時甬上諸縣塗炭而奉化晏然者之邵
三人之力也然是時張俊棄明州而走抑三人之功不
上聞而三人亦不自言功身後蔡文懿公始言於朝皆
追贈修武郎而已之邵之孫曰仁澤仁聲仁森相繼以
進士官至殿閣侍從曰子紱亦進士又累傳而遷鄞是
為明洪武中進士恭禮登第後以養母隱慈水之黃楊

舁卽葬焉里人呼爲孝子明末有殉難兵科都給事中志寧其裔也其留居於奉者是爲明洪武中徵士清禮官至監司其羣從亦多以薦辟至大員者是奉化董氏之顯於宋者也其與仁澤兄弟先後登甲科者有董爾明董亨復董淮則鄞人也是鄞董氏之顯於宋者也元之初大有文名於時者曰董復禮清容先生所最傾挹者也復禮亦奉化人然非修武之後自其曾祖庭堅以來無仕者復禮始振之而惜其不壽是奉化董氏之顯於元者也高門居慈水蓋在三宗之外別爲一支顧不甚顯直至梅隱先生遷鄞而大若由梅隱先生追溯之不

過三四世可攷耳今觀譜中自徵君而下五十餘世緜
連繩貫名位科第無一佚者將無蹈沈約魏收之失唐
之董晉本庸相耳昌黎客其門遂為之狀多溢詞葢不
足重且歐陽公唐宰相世系表竝不言其出自四明而
譜中入之是一失也宋之董儼亦庸人且吾鄉宋時官
宰執者十八人更無容增加者而譜中入之是二失也
董鼎父子私淑朱子之學其所作易解明之大全盡采
之近日徐尚書通志堂又雕之乃番陽人而譜中忽稱
為甬上宗長且有世德錄之序能無失笑其餘不能枚
舉即其以甬上諸宗之董盡為編入而於仁澤兄弟上

不及其祖之祢使別自有祖下不及其孫恭禮使別自有孫橫穿而强附之又以亭復與淮爲其諸子不亦武斷荒陋之甚耶今幸有賢昆仲汲古精於攷索且以尊祖合宗之意必求其言之可信者以傳不棄芻蕘賜以下問而惜乎僕之非其人也雖然由此一舉廓清之功爬梳叢誤得以盡正舊譜之失是高門文獻之幸也抑亦吾甬上世家文獻之幸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五終